

复郭筠仙星使

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

威使去秋欲调处喀什噶尔事，总署转致左公，深不谓然。今既收复吐、托二城，又讹传喀酋自毙，左公方以一分二厘五毫利息借英商五百万金，以图进取，岂更愿受外人之调停？闻有廷寄令其通筹进取及善后，全局如何结束，月余尚未复到。彼所恃一刘毅斋，顷来书亟欲告退，则前敌事势，掣肘可知。纵能恢复无用之新疆，而腹地脂膏逼削殆尽。本年闽、粤大水，晋、秦赤旱，自江南北至直东，飞蝗二千余里，内变若作，岌岌可危，杞忧实甚。刘云生何时赴德？用夏变夷之见，当渐融化。鸿章尝论出使外洋必须博学多识，知大体，而尤以通知西洋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，但目中所见，实无此项人才。前奉寄谕飭令保荐，至今未敢滥保一员，仅与总署谈过。美使宜添派容纯甫，为其熟悉洋情，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，但其汉文未深，又不甚知大体，亦是一病。唐景星与纯甫等耳。黄子寿本无意用世，与洋人应对周旋断难入格，洋文亦非五十许人所能精习，张力臣通晓洋文，则又远不逮，曾劼刚，劼刚自谓能识洋字，而不能作洋语，若置之庄狱数年，必有突过侪辈者矣。此次入觐，当得京卿，内意或留待他年替人，亦非其愿。渠有奉寄一函，附呈察收。

复沈幼丹制军

光绪三年七月二十六日

鄂盐一事，本非职分所应言，以见爱之深，不敢不效忠告。尊意既谓成败利钝所不暇择，转自悔其多口，谨将来函抄寄家兄，酌核以后不复与闻矣。雨生请假回籍，居然邀准马首，誓不